



人生憑欄處

童心

契仔回鄉記



潘金英

我決定帶他回鄉下過春節了。這個鄉下，真的是鄉下，因為它遠在千里之外的東北縣城，條件清苦。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受得了：一來，每年春節前後，一定是最冷的時候，零下20多度是家常便飯；二來，小縣城幾乎沒有什麼Interest可言，家家戶戶在冬季裏除了喝酒串門，簡單單調得要命。他是個香港的新世代少年——17歲，既少年也青年，能習慣嗎？能喜歡嗎？我沒有什麼把握。

3年前的夏天，在中山公園游泳館，學校派他給一個大型比賽做司儀。平時我跟他說話，他只是點頭或搖頭，頂多就是「嗯」。後來，學校又選了他參加到內地的研學活動，我帶隊，接觸就多了。知道他的童年並不順心，現如今和母親還有姐姐擠在公屋，生活拮据。於是我便在每次課後多留點時間和他聊聊天，有時也會吃個飯。認識他的第一個春節，我為他選了兩件新衣服——這大概和小時候我父母的習慣保持了一致。不過，最主要的還是我見他經常穿的幾件衣服都開始小了，袖口的地方都磨破了。他還是話不多，但那一天，他小聲說：「謝謝乾爹。」我吃了一驚，卻很欣慰地笑了。我說，你媽媽同意？他點點頭。

這兩年，每到暑假，都會帶他去內地走一走，北京、上海、內蒙、廈門……每次回來，他都會寫點東西。他告訴我，他也想成為「寫東西很厲害的人」。他的文字，我不怎麼改，偶爾點撥幾句。看到的確拿得出手的就發給編輯。兩年下來，這小子竟也在《香港文學》這樣的雜誌上發表了幾篇。編輯把樣刊寄給他，他翻了翻就放下了，完全沒有我中學時代發表文章後翻來覆去地看的那種興奮。我問他不高興嗎？他一臉認真地說：「你不是常說一切過往皆是序章嗎？」

(之一)

閱讀樂寫 歡趣無窮

喜讀愛寫的，無論大人小孩，皆幸福幸運，因為閱讀樂寫，歡趣無窮，更能發現更好的自己。

文字與生活、藝術、情愛結合，人生境界昇華，思維更敏捷了。

在觀音山村書齋裏，1997年至2025年，瞬間28年，來到2026年，我要和讀者分享閱讀樂。

書卷讓我緩緩踏進桃源，落英繽紛，踏浪行舟，腦海思潮流動，流向古渡頭會見神交已久的文友，太奇幻啊！這神奇的閱讀之旅，讓我有緣見到詩仙李白、夢蝶的莊周……嘆，竟然看到才女張愛玲和王安憶，縫熊住我城的西西，何紫吃美味醜東西，福爾摩斯大偵探查案真厲害。啊！時間竟會中西交會，停在我的目光裏，寶島上紀弦留下狼之獨步，楊喚年紀輕輕卻擁有詩的噴泉，洛夫有靈河，鄭愁予在夢土上，何達唱長跑者之歌，令人難忘！

我從午後步入暮色黃昏，從少年郭靖看着他長成俠之大者為國為民，我生活佔了三分之一的日子裏，現和王維的「長河落日圓」太共鳴了，他道出我的人生行進況味。

河水彎又彎，冷然說憂患，遠方有誰？有詩有夢，有啟發人真、善、美、愛的各具個性的文學家，有我忘年之交、靈魂深處渴慕的良師益友啊！

傾心浪漫地踏上書之遠遊，此時此際我扁舟泛進山河壯闊、流淌着細意情真的妙境裏，青鳥為我送來幸福，我一步一腳印持續努力，終見到我的讀寫日漸進步，我全力以

赴筆耕墨心田，從未中斷或放棄，我寫詩、寫童話、寫德育個案故事，為文化人做專訪，也寫兒童小說，替報刊寫書評、影評、劇評。忘情地欣然接受讀寫任務，心靈滿足又獲益。

我感悟天道酬勤，何其幸運。父母賜我好妹妹明珠，常從旁為我打氣，我倆彼此鼓勵，聯袂構思，快樂重疊。長期寫兒童文學專欄，樂享日常的有趣讀寫，過程中彼此相互交流，創意澎湃，火花噴發，奮力成稿，感覺同氣連枝，文學神妙。我倆結伴同心，協力互築玫瑰園，轉眼日月星辰時光去。

多年來創作出版的書，竟疊印百餘本，我倆已累積不少粉絲（例如少女畫家崔瑩，剪紙藝術家施香凌），並在年前得恩師范太賜序，出版《高速線上》被稱賞為年度主題作家，着實令我倆與潘太（英明母親）頓感光环耀眼，互勉！



●共築書本的玫瑰園。作者供圖

都是三太子

近日有內地網絡自媒體作者談及《西遊記》中的一個漏洞，即是哪吒被稱「三太子」。

筆者懷疑有這麼多「三太子」而不是大太子、二太子或四太子，可能受到清初「朱三太子」的影響，康熙年間就有多少起自稱「朱三太子」的案例。清初書商、小說家會拿「三太子」安插入傳世已久的明代小說嗎？崇禎帝朱由檢（1611年—1644年，清廷給謚號曰「思宗」）有七子六女，長子朱慈烺（1629年—1644年）早被立為太子，或云於李自成兵敗後死在亂軍之中；或云在福王朱由崧（1607年—1646年）弘光小皇朝的「南都太子案」中，貨真價實的太子朱慈烺被誣為假冒而殺掉。

崇禎帝的第三子朱慈炯（1632年—？）被稱「朱三太子」，其二哥朱慈烜早夭，清初許多次反清復明運動都以「朱三太子」為號召。崇禎帝前三子都是嫡妻周皇后所出。還有庶出的第五子朱慈煥（1633年—1637年）亦有被當為「朱三太子」。

都是三太子，世事何其巧合。

玩偶知心友



余似心

最近，我到內地參觀一個療癒博覽會，當中有個小小頗吸引的機器人，想不到功能多多，能鑑貌辨色，做到心靈慰藉。

這個被稱為新世代的陪伴機器人，樣貌是熟悉卡通人物，加入了4G通信系統，高清攝像頭、14個伺服器、4個傳感器，擁運動平衡算法可做20多種靈活流暢的動作，亦有智能語音交互，眼部是全彩色TFT顯示屏，你的喜怒哀樂它一眼便看到，會主動伸手作出反應，與你交互，就像具生命感的人。

這小小機器人，我看來也很喜歡，可以輕鬆地抱着或放在身邊。說實在的，平常我們的情緒，家人和最親密的人不一定感受得到，機器人就可以憑內置的設備感應到，適時給你窩心的反應，一個擁抱、一個牽手、一個笑臉，已能融化人心，解苦慰愁，較親人更貼心。

心靈的撫藉有時無須任何科技和條件，身邊的朋友，不論男女年齡都愛

千金難買我樂意



狸美美

看到一個詞：「情價比」，據說是這代年輕人的花錢準則。

什麼是「情價比」？簡單來說，就是你花出去的錢，能換回多少情緒上的滿足。它直接對應的是上古財商——父輩們奉行的以實用為準則的「性價比」。

「性價比」追求的是物質效用的最大化，像數學題。「情價比」追求的則是精神愉悅的峰值體驗，更像散文詩。在這場消費觀念的代際更迭中，年輕人不再僅僅為商品的使用價值買單，Ta們還心甘情願甚至是熱衷為共鳴、陪伴、治療和自我表達這種「虛頭巴腦」的東西支付高昂溢價。

當然，批評者或許會說，這是一種消費主義陷阱，是資本利用人性的弱點在割韭菜。誠然，盲目追求「情價比」容易陷入衝動消費和虛無主義，為了瞬間的快感而透支未來。但我們也不能傲慢地否定「情價比」存在的合理性。在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中，當底層的生理和安全需求被滿足後，人必然會嚮往愛、歸屬感和自我實現。這屆年輕人，大多成長於物質相對優渥的環境，他們有底氣不再為溫飽斤斤計較，也有權利去追求那些看似「無用」但美好的事物。

「情價比」不僅是消費觀的升級，更是一種生活態度的宣言。它在說：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裏，我願意為了那一刻的開心、為了那一點點被治癒的可能性、為了確認「我是誰」而付出代價。

或許，最好的消費狀態，是在「性價比」與「情價比」之間找到平衡。既有過日子的精明，也有寵愛自己的能力。畢竟，人活一世，除了柴米油鹽的苟且，總得有些瞬間，是為了心中的詩和遠方埋單。



他鄉港聲

梁家偉

文旅部
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AI智能體真幹活

「唰」的一聲，我展開手中那把跟隨我走南闖北的紅扇，台下安靜了下來。此刻是2026年1月30日下午，北京三里屯國際青年人才會客廳。站在這個全北京最潮街區的演台上，看着台下幾十雙渴望又焦慮的眼睛，我知道，今天我要帶大家「破局」。

「各位朋友，」我收起紅扇，指了指身後的大屏幕。「如果說去年的AI還在陪我們『聊天』，那麼現在，我要演示它如何開始替我們『幹活』，這是技術的迭代及生產力的暴漲。」

我拿出手機，沒有打開任何複雜的後台，只是對着咪高峰輕描淡寫地發出了一條語音指令：「幫我把『下載』文件夾裏亂七八糟的檔案整理一下。」話音剛落，大屏幕上的光標如同被賦予了靈魂。在眾目睽睽之下，AI智能體Clawdbot自動調用了腳本。短短幾秒鐘內，那個塞滿了八百多個格式混亂、命名隨意的文檔文件夾，在沒有任何人工干預的情況下，被精準地分類、重命名，甚至自動生成了邏輯嚴密的文件夾結構圖。

台下先是一片死寂，隨即爆發出了掌聲。但這掌聲不是給魔術的，而是對一種全新物種——「AI智能體」的敬畏。我笑着對大家說：「這就是數字世界的微觀爆發。過去我們講『人機協作』，我是主，它是輔；而現在，它正在從『副駕駛』變成『代駕』，不再只是回答我的問題，而是直接交付我想要的結果。」

作為一個在京港兩地奔波了18年的「京港人」，我太知道「內容焦慮」這4個字的分量了。於是，我切換了PPT，展示了我的大招「數字分身」。

梁」。「大家看好了，」我指着屏幕上那個正在自動回覆郵件、撰寫PPT的AI智能體，「這不是錄像，這是我『數字雙胞胎』。我把自己過去十幾年積累的文章、講座錄音，全部『餵』給了一個AI智能體。結果誕生了一個擁有我『思維底色』的數字分身。」

屏幕上的「我」正在用我標誌性的「港普」風格寫材料，甚至能24小時不間斷地在社交媒體上與粉絲互動，且邏輯紅線從未偏離。「如果我把180多期的專欄文稿也都餵給AI智能體，創建及優化它的Skills，它可以替我幹活而我的真身，就可以騰出手來，去喝一杯好茶。」

台下的反響比剛才更熱烈了。「曾經訓練一個模型是巨頭的遊戲，動輒百萬美元。而現在，隨着Token費用的斷崖式下跌，一百萬個Token的算力成本竟然只是幾十元到百元人民幣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『超級個體』的時代真的來了。」

我揮舞着手中的紅扇：「以前要組建一個十人的團隊，有文案、有設計、有數據分析。現在，只要一個熟練掌握AI工具鏈的『指揮官』，配上幾台高性能的Mini-PC，再加上多個不知疲倦的AI智能體，個體的效能就是指數級爆發，很可能在內卷的市場殺出一條血路。」

演講結束，走出沙龍，三里屯的冷風吹在臉上，我的思維卻異常火熱。作為連接京港的「架構師」，我看到了這裏面巨大的戰略縱深。

我常說：「北京有根，香港有魂。」北京作為全國的科創

中心，擁有最硬核的底層技術和最豐富的應用場景；而香港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擁有最成熟的資本通道。今晚我演示的這些AI智能體，如果僅僅停留在整理文件、寫寫文案，那真是大材小用。我們應該做的是用北京的技術「造核」，制定AI應用的標準和範式；然後利用香港的平台「揚波」，將這些經過清洗、確權、標準化的「數字勞動力」和「數字資產」，推向全球市場進行定價和交易。

試想一下，如果我們用AI智能體復活北京中軸線上的歷史人物，讓他們在元宇宙中用多國語言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；或者利用香港的RWA，將這些AI生成的優質內容資產證券化，這將是何等波瀾壯闊的畫面？這不正是國家提倡的「新質生產力」在京港合作中的最佳實踐嗎？

回到家，我習慣性地拿起紅扇，喝一口好茶。2026年是九紫離火運的鼎盛之年，火主文明、主科技、主虛擬。AI智能體，我們既是主人也是使用者、更是見證人。

磨刀不誤砍柴工。要用好AI智能體這種「神兵利器」，你的刀磨得有多鋒利了？刀法練得如何了？



●作者在北京三里屯分享AI智能體如何替我們幹活。作者供圖



前兩天看英國電影《彩色房間》(The Colour Room)，講的是英國裝飾藝術設計師克里夫的傳奇故事。其中最為人所稱道的就是那一屋子的彩陶。我想說，在東亞，尤其是日本，對於低慾望的灰白色十分崇尚。但是歐洲，或者說法國的濃艷傳統十分主流。

在整個法國，最大的室內裝潢擺件店舖是Maisons du Monde，它的規模類似於日本的無印良品，但卻是波西米亞風格、法式鄉村或者工業風為主。那一屋子的五彩繽紛，只要你走進去，就自然會熱愛起生活來。就好像你是在偷竊一份不屬於自己的快樂。而這種將快樂物化的形式，即生動的色彩，其對撞色的運用，大膽而有天賦。

我一直相信，敢於旗幟鮮明的愛憎，是這五彩繽紛撞色的基礎，這是發自於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情使然。類似於我這樣的理性至上主義者，是永遠無法擁有這種天賦的。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對於這種藝術本身不能接受。事實上，任何人——那些性情奔放者，固然是這種色彩的同路人，而內向或者冷靜的人，也不會去排斥一種以展現內心豐富為

豔麗

目的的人為艷麗。因為沒有人會對生命力和快樂說「不」。尤其是一考慮到色彩可以以可見的方式傳達給所有人，這一種神奇的力量就有如神助般地不可言說。倘若你不相信這是一種天賦，你大可以去問一位用色大膽的藝術家，為什麼他要這樣着色？他必定告訴你這只是一種感覺，其理由無法被說出。

於是，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天主堂總是用彩繪玻璃來裝飾教堂，因為這彩色玻璃儘管佔據了一個你與外界連接的通道的位置，卻斬斷了你與外界的聯繫，無法讓你看向外面。這種有害的限制性，被它用來引導向一種內心世界的變幻莫測與多姿多彩。儘管在宗教那裏，它總是試圖對於人的這種不可捉摸表示遺憾，並用懺悔儀式來促使人去反省，但是，它也不得不承認人的內心具有多姿的色彩。

相比之下，藝術則顯得如此完美。它對於多姿的承認十分多元，以至於包羅萬象。這樣說起來，法蘭克福學派把藝術稱之為最高級的文化自然是不無道理了，因為它將無來自視之為合理，並不企圖對它加以解釋。因而，藝術就保住了它的光暈，一種不可被模仿的、獨一無二的生命本身，並將生命引向各種個性。

當一個年輕人花幾十塊錢買一杯「聯名款」奶茶，僅僅是為了那個印着動漫角色的紙杯套時，他其實是在尋找一種群體歸屬感。當白領們斥資千元去上一節冥想課，去做一次頌鉢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